與男性合作促進性別平等：現況及未來方向

摘譯｜邱慕迪（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專案管理人）

「與男性合作促進性別平等」的議題在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即已受到討論；經過四分之一世紀，聯合國婦女署於2020年出版《與男性合作促進性別平等：回顧領域形成、實證基礎和未來方向》（*Work with men and boys for gender equality: A review of field formation, the evidence base and future directions*），並於2021年底發布相關政策簡介[1]，重新檢視過往的發展方向與策略，及指出未來應更關注性別化的權力關係運作、反父權的社會行動，同時透過與交織的女性主義和LGBTQ+運動合作，推動政治及社會變革。本文摘譯此政策簡介供我國公私部門的性別平等推動者參考。

評估「與男性合作」的性別平等工作

時至今日，世界各國都可以看到針對男性、以性別平等為目標的政策或計畫，包含與男性合作促進性別平等的組織、方案、出版。「男性促進性別平等」（men for gender equality，簡稱MFGE）領域致力於讓男性加入人權倡議、預防性別暴力、性與生育健康權利倡議等。此領域包含了各種規模的機構與組織，從注重服務的在地組織到全國性、甚至全球性的大型機構都有。本文將檢視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至今，此領域有什麼樣的進展，同時探討阻礙此領域進步的三個因素：偏離結構改革、轉向社會規範、以及NGO化（NGOization）可能的後果。

可見的進展

越來越多相關證據證明，妥善設計的介入確實能夠提升男性的性別平等態度與行為，包括性與生育健康、家庭照顧、性別暴力、親密伴侶暴力等方面都有所進步。不過相關工作也面臨了關鍵的限制，目前大部分的工作都只聚焦在微觀和中觀層面的改革（micro- and meso-level change），能證明更廣的性別關係或權力架構是否有所改變的資料仍然缺乏。下文說明這個現象所反映出的限制。

偏離結構改革

最早期，由男性發起或和男性合作的反父權工作都源自於更寬廣的社會正義戰鬥，像是尼加拉瓜的桑地諾革命或1970年代英國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運動；但如今，針對MFGE最常見的評論是：「此領域的焦點擺在個人層面，有少部分的社群工作，但是沒有處理更廣大的父權結構，而個人以及人與人的關係都在此結構下運作。」這種狀況是怎麼發生的？

我們可以透過MFGE領域怎麼處理照顧經濟（care economy）中的性別不正義一窺究竟。最早期反父權工作強調男性參與親職和照顧工作的重要性，「轉變必須從家庭開始」的堅持，反映出女性主義「個人即政治」的洞見，對家庭內外照顧工作的女性化做出了回應；但過去廿五年，焦點多側重個人行為的改變，像是提升男性的照顧技巧或請育嬰假。這種作法忽略了對男性在系統中（不同）的處境，以及對社會再製的關係等進行結構性分析；如此強調異性戀「核心」家庭中的個人行為，使得性別、權力和社會再製等議題被馴化及去政治化。

這種強調個人而非結構的現象反映了MFGE領域多年來試圖將權力融入分析和策略時遇到的問題。不加質疑地使用「男性」這個類別可能是這個現象背後的成因之一，普遍性的宣稱往往化約了男性之間的差異與不平等，而只去強調男性應該在個人行為和人際關係有所作為，男性在社會階層中複雜的位置往往被簡化為不同的陽剛實踐或展演。換句話說，MFGE領域希望男性在性別轉型（gender transformation）中扮演改革主體，但是卻讓他們從需要變革的權力關係中抽離。

轉向社會規範

MFGE無法強調權力問題的原因之一是，此領域經常用「有害的性別規範」來解釋性別不正義。因為與男性合作促進性別轉型工作都根據這種社會規範理論

1 YFlood, Michael and Alan Greig (2021) , “Working with men and boys for gender equality: State of play and future directions”. UN Women. https://reurl.cc/rQbGqb

來設計，所以偏好從社會心理學角度解釋男性的行為舉止，而不是從社會學觀點切入父權制度下的處境。由於焦點一直放在改變性別規範，注意力就集中在男性的共同想法或人際關係，鮮少討論父權階層下的權力和潛藏其中的性別規範。

處理性別暴力的時候，這種現象最明顯。雖然根除性別暴力須改變的應該是社會、經濟和政治體系中的不對等權力關係，但是社會心理學的偏見以及對社會規範理論的執著，使得焦點從性別暴力如何在社會階層中形成，轉移到強調態度與行為的轉變。

這樣的理論導致目前對性別暴力的關注都只聚焦在男性對女性的暴力行為，特別是家庭內的性別暴力，卻忽略了發生在其他組織架構或社會階層關係中的性別暴力，尤其是男性主導的執法與軍事機構的暴力。

面對系統性的性別暴力問題，必須先分析父權制度下由多種邊緣化和壓迫力量交織而成的權力關係，這些交織面向包括階級、種族／族群、公民身分、性別認同、性取向等。然而，社會規範理論限制了MFGE領域這方面的分析，因為焦點都放在行為上，結果是，不斷強調改變個人行為，卻沒有任何社會改革的策略。雖然不少人意識到結盟、政策倡議、社群動員等社會行動的重要性，但因為專案贊助或評估者期待的常是一定時間內明確的產出和可衡量的影響力，所以社會改革成果往往不被納入正式的評估報告。

組織化的後果

另一個導致MFGE行動中忽略結構改革的原因，可能和此領域到目前為止的發展與組織方式有關。關於專業化、管理主義、科層化會對女權主義倡議與運動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一直都有激烈的辯論。隨著組織化與專業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倡議者和組織與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可能會變得越來越緊密、也可能會更加依賴，導致不再追求政治性的系統改革運動或進行社會倡議的動員。

我們必須特別檢視運動NGO化的程度如何有助於「男性參與」相關計畫的拓展，原因至少有二：首先，女性主義運動所面臨的NGO化風險也可能出現在MFGE領域中；再者，MFGE的出現可能造成女性主義工作去政治化，讓女性的聲音沉寂或邊緣化其領導力，甚至使得女性專屬或聚焦女性的計畫失去合法性。

扭轉NGO化帶來的去政治化效應是當務之急，但在MFGE領域，這種基進轉型議程所需的運動與結盟仍長期受忽視。利害關係人關注的多是向個人和組織問責的技術與程序，對性別正義運動問責的實踐仍未發展出來。

把所有和男性合作的工作劃分為一個領域可能也是問題根源之一，性別轉型的社會運動必須和不同性別及社群合作，才有可能改變系統和架構；自我劃分為單獨的領域可能限制了跨域合作。

未來行動方向

以下四個方向對男性促進性別平等至關重要：

- **聚焦霸權的陽剛性（masculinity of hegemony）：**將焦點放在性別化的權力運作與不公平是必要的，特別是陽剛性被用來維持社會階級和經濟、政治菁英統治霸權的時候。與男性合作翻轉維繫經濟與政治精英統治的性別秩序，將能夠對更全面的性別平等和社會正義運動有所貢獻。
- **力求政治與政策改革：**與男性合作的性別轉型工作必須力求政治及政策改革，同時也應該與交織的女性主義和LGBTIQ+運動合作。此領域的工作包含回應民主治理和政治參與中的性別不平等，以支持女權倡議並提高男性對性別平等政策的支持；也應該包括和男性政治人物、政黨成員、公務人員互動，確保掌權者必須負責任，並挑戰許多政黨組織的父權文化。
- **跳脫領域限制，投入更多運動：**現今更需要的是與交織的女性主義和LGBTIQ+運動一起進行反父權的社會運動。與男性合作的工作應該花更多心力從事推動社會改革、強化公民社會組織和結盟的運動，並對爭取整體社會正義做出貢獻。此領域在處理某些議題的時候也必須擴大其切入的角度，例如關注照護工作的政治經濟，以及制度化的父權暴力。
- **將實證資料的蒐集重新對焦到社會改革上：**社會行動必須重新導向社會改革長遠的時程及複雜的過程，除了追蹤小規模行動的短期改變外，掌握長期的改變與大規模的人口也相當重要。同時，也必須讓社會運動的贊助者意識到建立長期資料的重要性。

因此，「哪些做法是有效的？」仍然是一個重要且關鍵的問題，但不該只針對個別計畫，而要針對社群或整體社會層次的改變來提問。